



淡
夏
録

九十

服部文庫
117
87
5



117
87
5

濠陽酒夏錄卷九



嫁妻養母

觀奕道人筆記

鄭五不知何許人携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
自給病將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錫地汝又
拙于女紅度老母必以凍餒死今與汝約有
能為我養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
所約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声

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寒忽大
声如鐘鼓殷動牆壁如是者七八年母死後
乃寂

嫉賢妬能

佃戶曹自立粗識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
憤中爲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審爲誤拘互詬
良久俾送還經過一處以石爲垣周里許其
內濃烟空涌紫焰赫然門額六字巨如斗不

能盡識但記其占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
似是嫉賢妬能之獄也

殤兒索債

世稱殤子爲債鬼是固有之盧南石言朱元
亭一子病瘵絲啜時呻吟自語曰是尚欠我
十九金俄醫者投以人蔘煎成未飲而逝其
價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
一日之內殤子不知其凡幾前生逋負者安

得如許之衆夫死生轉轂因果循環如恒河
之沙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
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以一格然計其大勢則
冤愆糾結主于財貨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
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人之一生
蓋無不役志于是者顧天地生財祇有此數
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机械于是而生恩
仇于是而起業緣報復延及三生觀謀利者

之多可以知辜償者之不少矣史遷有言怨
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寧信其有或可發人
深省也

故鬼捩奸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媪挑之夜入其闥闔扉
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如小豆俄爆然一声紅
焰四射圓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
夫也男女並噉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事遂

敗或疑娶婦墮節者衆何以此鬼獨有靈余
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
之衰故能爲厲耳其他如恨黃泉冤纏數世
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
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
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
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
哉

掣肘前因

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爲同官所軋動輒掣
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滯漸恚憤成疾
一日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
清曠覺神思開朗礪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
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
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
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爲宋黃筮某卽南

唐徐熙也徐之画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寵巧詞排抑使沉淪困頓銜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奏合乃得一快其宿仇彼之加于君者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之情既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机之感如磁之引鍼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

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躔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爲迷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酒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或曰是衛公廷璞事先生偶誤記

也未知其審併附識之

徵漕禍本

田白巖言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數年後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年何以无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禡一官竄流一二吏即可消患于未萌某

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蠹國不能仇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訖乩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爲江河毫末不扎將尋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无理也

義犬毀棺

里。有姜某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
艷婦之色者以重價購爲妾方靚妝登車所
蓄犬忽公怒號兩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
併盲其一目婦容既異買者委之去後亦更
无覩覩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尚有
目覩者皆曰義哉此犬愛主人以德智哉此
犬能攻病之本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此其
亡夫厲鬼所憑也

挽轡陰功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蒼
溝塍凹凸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
手挽轡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
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瞬已失所在矣
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
佛經所謂无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墮橋顯報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
爭路豪揮僕推墮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舫棧
如鋒刃顛骨破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賺
豪遽聞于官官利其財獄頗急福陰遣母謂
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勿
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
之福粗知字義尚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
官吏无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

控于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夜
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先姚
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
兇者甘爲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
已粹不易詰矣至于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
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臯陶聽之不能入其罪
也倘非負約不償致遭鬼誣則竟以財免矣
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宰斷哉

狐弄財奴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爲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忍凍餓不輕用一錢病革時陳所積于枕前二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所有乎嗚咽而沒孫未沒以前爲狐所黽每攝其財貨去使窘急欲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爲命亦爲狐所黽一歲除夕凡劉親

友之貧者悉餽數金訝不類其平日所爲旋聞劉牀前私篋爲狐盜去二百餘金而得謝柬數十紙蓋孫財乃辛苦所得狐怪其慳嗇特戲之而已劉財多由机巧剝削而來故狐竟散之其處置亦頗得宜也

鬼輕俗吏

余督學閩中時幕友鍾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勘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窻

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鍾樓去心知爲
鬼魅然素有胆竟躡往尋之至則樓門鎖閉
樓上似有二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
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官共宿將俟人
靜訟吾寃頃竊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卽
消弭彌縫之術是不足以辦吾事故廢然返
語畢似有太息声再聽之竟寂然矣次日陰
生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事迄不知其何

寃也余謂此君友有嫌于主人故造斯言形
容其巧于趨避爲鬼挪揄耳若就此一事而
論鬼非目覩語未耳聞恍惚杳冥茫无實據
雖閻羅包老亦无可措手顧乃責之于某公
乎

袖中秘戲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時擲
瓦石黠人一學究借東廂三楹接徒聞有是

事自詣佛殿呵責之數夕寂然卒究有德色
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頃忽袖中一卷墮地
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不
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返爲狐所中君
子之手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
不敗也

案前將軍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于史傳

考元魯貞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
周倉語則其來已久其靈亦最著里媪有劉
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闕帝香案前夢周將
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輪迴等殺

謂鬼无輪迴則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將大地
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
而去又當世間无一鬼販天田婦往往轉生

似无不輪迴者荒阡廢冢往往見鬼又似有
不輪迴表兄安天石嘗卧疾魂至冥府以此
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
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
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无間
地獄不得輪迴无罪无福之人聽其游行于
墟墓餘氣未尽則存餘氣漸消則滅如露珠
水泡條有條无如閒花野草日榮日落如是

者无可輪迴或無依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
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
在輪迴常理之中至于神靈下降輔佐明時
魔怪羣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
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後嘗舉
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司祿權衡

星士虞春潭為人推算多奇中偶簿游襄漢

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欵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爲仙鬼夜中密詰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岳與君有緣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于命理自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當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熱中是亦常情何冥謫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強悍者必怙權

怙權者必狠而懷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進躁進相軋是必排擠至于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貪酷上壽且削減何止于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歲餘某果卒

狐感夙因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則營靜

室居之牀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媪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嫻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鬼陰類狐介于

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凡狐之媚人有兩途一日蠱惑一日夙因蠱惑者陽爲陰蝕則病蝕足則死夙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

人知其真偽耳後所見之人果不久下世

火影現報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賈宅而
勒其值以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久而益窘不
得已減值售羅羅經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
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風捲著梁上
烈焰驟發烟煤併散如雨落彈指間寸椽不
遺併其舊廬蕪焉方火起時眾手交救羅拊

膺止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
其怨毒之所為救无益也吾悔无及矣急呼
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
從善竟以壽考終

懺語欺神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
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
對神尚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

則惡矣天道有過而極惡其聽汝巧辦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圮墻代死

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墻圮泥土簌簌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墻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卧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于官久而併佚其姓

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无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爲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是或曰婦果爲神何不示夢于其姑此鄉鄰欲緩其慟造是言也余謂忠孝節義沒必爲神天道昭昭歷有証驗此事可以信其有卽曰一人造言衆人附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爲神天

亦必以爲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狐不諱稱

獻縣吏史直儒嘗避雨城西古廟前云有狐居門恒鑄閉史對門作禮曰行人遇雨暫棲狐仙廓廡下惟狐仙容納旣而自覺失言搏頰謝罪曰犯大仙諱乞寬宥門內忽朗然應曰天生萬類各有名稱呼狐爲狐正如呼人爲人耳呼人爲人人原不諱呼狐爲狐寧謂

之犯諱乎先生休矣史悚然不敢再語雨過卽行嘗舉以語人曰可謂雅量矣

避人畏鬼

朱青雷言有避鸞窻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慄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余謂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

狐友交心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爲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機穽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以爲密於不見貌

者反以爲踈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狐之閱世深矣

鬼卽在此

肅寧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進士也先姚安公從受業焉嘗夏日過友人家愛其園亭軒爽欲下榻于是友人以夜有鬼物辭王因舉所見一事曰江南岑生嘗借宿滄州張蝶莊家壁張鍾植像其高如人前復陳一自鳴鍾

岑沉醉就寢皆未及見夜半酒醒月明如晝
 聞機輪格格已訖甚忽見西像以為奇鬼取
 案上端硯仰擊之大聲砢然震動戶牖僮僕
 排闥入視則墨淋漓滴頭面俱墨西前鍾及
 玉瓶磁鼎已碎裂矣聞者无不絕倒然則動
 云見鬼皆人自胆怯耳鬼究在何處耶語甫
 脫口墻隅忽應聲曰鬼即在此夜當拜謁宰
 勿以研見擊王默然竟出後嘗舉以告門人
 曰鬼无自晝對語理此必狐也五君德恐不足
 勝妖是以避之蓋終持无鬼之論也

紙馬新宅

冥器古之葬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
 卿古挽歌曰冥冥何所須反我生人意蓋姑
 以緩慟云耳然長見汝侂病革時其女為焚
 一紙馬汝侂絕而復蘇曰吾魂出門茫茫然
 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陞牽一馬來送我歸

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
奴罪也舉火時實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
氏彌留時喃喃自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
東壁損壞可奈何侍疾者往視其棺槩左側
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尚均未覺也

白簡朱衣

李又聘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
牒訴于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尚

不知窮達有命耶嘗待先姚安公偶述是事
先姚安公喟然曰又聘應舉之士傳此語則
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
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裡常
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
之見乎

業鏡現形

海陽李玉典前輩言有兩生讀書佛寺夜方

海身金 卷九
媿狎忽壁上現大圓鏡徑丈餘光明如晝毫
髮畢觀聞簷際語曰佛法廣大固不汝嗔但
汝自視鏡中是何形狀余謂幽期密約必无
人在旁是誰見之兩生斷无自言理又何以
聞之然其事爲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
有視之

評文就正

玉典又言有老儒設帳廢圃中一夜聞垣外

吟哦聲俄又聞辨論聲又聞慕爭聲又聞詬
詈聲久之遂聞毆擊聲圍後曠无居人心知
爲鬼方戰慄間已聞至窻外其一盛氣大呼
曰渠評駁吾文實爲寃憤今同就正于先生
因朗吟數百言句句手自擊節其一且呻吟
急呼痛且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厲
聲曰先生究以爲如何老儒囁嚅久之以額
叩枕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一大笑去其

一往來窗外氣咻咻然至雞鳴乃寂云聞之
膠州法黃裳余謂此亦黃裳寓言也

新詩咏鬼

天津孟生文煊有儁才張石繻先生最愛之
一日掃墓歸遇孟于路旁酒肆見其壁上新
寫一詩曰東風翦濛濛春衣信步尋芳信步
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飛徘徊
曲徑憐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廷

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諱不言因
詰之始云適于道側見麗女其容絕代故坐
此冀其再出張問其處孟手指之張大駭曰
是某家墳院荒廢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尋之
果馬鬣蓬科杳無人跡

剖腹回生

余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
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啓呼之不

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彼勘破
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卧裸體相抱皆剖
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无識者研問
鄰里茫无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
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
人勿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
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卽引入室
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

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
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百草黃雲四
无邊際正彷徨間爲一鬼縛去至一官府甚
見詰辱云是雖无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
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
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
曰是已受寘罰奸罪可勿重科矣余烏魯木
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

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幾卽
詠此事也

鬼語正訛

朱青雷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水初
泮爭綠瀉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
毛自然碧句无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
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
間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

唐也趨視无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
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
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
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
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窓外忽太息言曰
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
費也出視窓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
儒者曰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

安知冥冥之中无在旁揶揄者乎

驢言激怒

聶松巖言卽墨于生騎一驢赴京師中路憇
息高崗上繫驢于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
首四顧浩然嘆曰不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
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聞之躍然起
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患
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鬮艸不應反覆開

道約與爲志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
驢跳擲狂吼終不能言竟筆折一足鬮于暑
肆徒步以歸此事絕可笑殆睡夢中誤聽耶
抑此驢夙生冤讎有物憑之以激于之怒殺
耶

漢陽消夏錄十卷

觀奕道人筆記

狐因助亡

三叔父儀南公有健僕畢四善弋獵能挽十
 力弓恒捕鵝于野凡捕鵝者必以夜先以藁
 桔插地如禾隴之狀而布網于上以牛角作
 曲管肖鶉聲吹之鵝已集先微驚之使漸次
 避入藁桔中然後大聲驚之使羣飛突起則

悉觸網矣吹管時其聲悽咽往往誤引鬼物
至故必築圍雋自衛而携兵仗以備之一夜
月明之下見老叟來作禮曰我狐也見孫與
北村狐構寡舉族械戰彼陣擒我一女每戰
必反接驅出以辱我我亦陣擒彼一妾如所
施報焉由此仇益結約今夜決戰于此聞君
義俠乞助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持鉄尺者彼
持刀者我也畢故好事忻然隨之往野叢薄

間兩陣既交兩狐血戰不解至相抱手搏畢
審視既的控弦一發射北村狐踏不虞弓勅
矢鈺貫腹而過併老叟洞腋殪焉兩陣各惶
遽奪屍棄俘囚而遁畢解二狐之縛且告之
曰傳語爾族兩家勝敗相當可以解冤矣先
是北村每夜聞戰聲自此遂寂此與李冰事
相類然冰戰江神爲捍災禦患此狐逞其私
憤兩聞不已卒至兩傷是亦不可以已乎

鬼以理論

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晉中香櫟樹下月夜有紅裳女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衆議發視之姚安公携卮酒澆樹下自祝之曰汝見人則隱是無意于爲祟也又何必屢現汝形自取暴骨之禍自是不復出又有書齋甚軒敞久無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時相從在滇偶夏日裸寢其內一人揖而言曰與君

雖幽明異路然眷屈居此亦有男女之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覆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嘗曰樹下之鬼可諭之以理書齋之魅能以理論人此郡僻處萬山中風俗頂朴渾沌未鑿故異類亦淳良如見也

泥孩戲綵

余兩三歲時嘗見四五小兒紙衣金釧隨余嬉戲皆呼余爲弟意似甚相愛稍長時乃皆

不見後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
汝前母恨無子每令尼媪以彩絲繫神廟泥
孩歸置于卧内各命以乳名曰飼果餌與哺
子无異沒後吾命人瘞樓後空院中必是物
也恐後來爲妖擬掘出之然歲久已迷其處
矣前母卽張太夫人姊一歲忌辰家祭後張
太夫人晝寢夢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
經事利可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方坐

身旁掣姚安公革帶佩刀出鞘矣始知魂歸
受祭確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劫盜裝神

表叔王碧伯妻喪術皆言某日子刻回煞全
家皆避出有盜僞爲煞神踰垣入方開篋攫
簪珥適一盜又僞爲煞神來鬼聲嗚嗚漸近
前盜呈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爲真煞神
皆悸而失魂對什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見

之大駭諦視乃知爲盜以薑湯灌蘇卽以鬼裝縛送官沿路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煞之說當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實屢目覩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酒妓題詩

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湖側名妓侑觴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援筆書一絕句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

否呼婢捲簾看擲子一友之前是人觀訖遽變色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蘇矣後徧問所親迄不知其故

乩仙作畫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頗疑其僞託然見其爲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長卷及醉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心猶熱白首

還鄉夢更遊亦酷肖曲江之爲人

悍婦格天

佃戶二曹婦悍甚動輒詈風雨詬誶鬼神
鄉鄰里間一語不合卽揎袖露臂携二搗衣
杵奮呼跳擲如虓虎一日乘陰雨出窻麥忽
風雷大作巨雹如鵝卵已中傷仆繼風捲一
五斗栲栳墮其前頂之得不死豈天亦畏其
橫歟或曰是雖暴戾而善事其姑每與人聞

姑叱之輒弭伏姑批其頰亦跪而受然則遇
難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豈不然乎

神龍墮地

癸亥夏高川之北墮一龍里人多日覩之姚
安公命駕往視則已乘風雨去其蜿蜒攫拿
之迹蹂躪禾稼二畝許尚分明可見龍神物
也何以致墮或曰是行雨有誤天所謫也按

世稱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為天地之氣不
 由于龍余謂禮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公
 羊傳謂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惟泰山之雲是宋儒之說所本也易文
 言傳稱雲從龍故董仲舒祈雨法召以土龍
 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龍雨油
 油而雲瀟瀟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
 而過者龍雨也觀觸犯龍潭者立致風雨天

地之氣能如有之速合乎洗餅若誦梵咒者
 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刻期乎故
 必兩義兼陳其理始備必規規然膠執一說
 毋乃不通其變歟

鬼遇乘輿

里人王驢耕于野倦而枕塊以卧忽見肩輿
 從西來僕馬甚眾輿中坐者先叔父儀南公
 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

語良久乃向東北去歸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馬正符所焚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驢言之後月餘驢亦病卒知白晝遇鬼終爲衰氣矣

死知見父

余第三女許婚戈仙舟大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女忽自語曰今日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禮成歸耶果及見其卒卒時壁挂洋鐘恰琤然鳴八聲是亦異矣

勾魂詛義

膳夫楊義粗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硃票來拘標名曰楊義爭曰我名楊義不名楊義爾定誤拘二鬼皆曰義字上尚有一點是省筆義字義又爭曰從未見義

字如此寫當仍是又字誤滴一墨點二鬼不能強而去同寤者聞其呓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養歸義隨至平夔又夢二鬼持票來乃明明楷書楊義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城隍爾雲南城隍何得拘我誼詎良久同寤者呼之乃醒自云三鬼甚憤似必不相捨次日行至滇南勝境坊下果馬蹶墮地卒

師犬題堂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

賜環東歸惟一黑犬曰四見戀戀隨行揮之不
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
雖僮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
過關展七遠坂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車四
曲折陡峻稱為天險輒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
犬乃獨卧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

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
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束行
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雪崎嶇百甘程
我已死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其寔
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
夜嚴故以計殺之而托詞于盜想當然矣余
收葬其骨欲爲起家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
石像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醵姓名于

胸臆曰長明曰于祿曰劉五日齊一或曰以
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額諸
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
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
軍萬里今來服彼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
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爲諸僕魁何以
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
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妖狐化物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靈者可往來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僕婦爲狐所媚夜輒褫衣無寸縷白窗櫺昇出置于廊下共相戲狎其夫露刃追之則門鍵不可啓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于窻內怒言而已一日陰蔽烏銃將隔窻擊之臨期竟銃不可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銃長近五尺

而櫃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動言格物如此之類又豈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嘗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廬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如何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徒狐視之更當如何此真無從而推究也

洞女被鞭

烏齊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

瞭至南山深處

烏魯木齊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

日色薄暮

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瑪哈

額魯特語謂劫盜曰瑪哈

沁營伍中

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

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

辨惟見指揮卒白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

麗白皙所衣皆縉綵各反縛其手殼殼俛首

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

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

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

澗深崑崙或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

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

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

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

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事此為第

一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野

水夏金 卷一
父事野父正是一好女蔡所見似亦其類歟

羊假奴魂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爲惡業非所應殺之人而殺之亦能報冤烏魯木齊把總茹大業言吉木薩遊擊遺奴入山尋雪蓮迷不得歸一夜夢奴浴血來曰在某山遇瑪哈沁爲所齧食殘骸猶在橋南第幾松樹下乞往迹之游擊遣軍校尋至樹下果血汚狼

藉然視之皆羊骨蓋圍卒共盜一官羊殺于
是也猶疑奴或死他所越兩日奴得遇獵者
引歸始知羊假奴之魂以發圍卒之罪耳

牛被怪使

李媪青縣人乾隆丁巳歲午間在余家司爨
言其鄉有農家居鄰古墓所蓄二牛時登墓
蹂踐夜夢有人誦責之鄉愚靡憚置弗省俄
而家中怪大作夜見二物其巨如牛蹴踏跳

擲院中盞甕皆破碎如是數久至移椽磚干
房上碎然滾落火焰飛騰擊搗衣砧爲數段
農家恨甚乃多借烏銃待其至合手擊之兩
怪並應聲踏農家大喜急秉火出視乃所畜
一牛也自是怪不復作家亦漸落憑其牛以
爲妖俚自殺之可謂巧于播弄矣要亦乘其
獷悍之氣故得以假手也

井中疑案

獻縣城東双塔村有兩老僧共一庵一夕有
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
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
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鄰人越墻入
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
囊神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于官邑令
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
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

然皆無傷。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奸；邂逅留宿，則非仇；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扇不啓，何以能出？距井寫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無可鞫，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

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

正服其憤憤也。

崗頂蛇盤

左傳言深山大澤寔生龍蛇。小奴玉保烏魯木齊流人子也。初隸特納格爾軍屯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柱，盤于高崗之頂，向日晒鱗，週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雉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翩

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爲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携雄黃數斤于上風燒之卽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爲塊癰疽初起時以一塊著瘡頂卽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稍重者變黝極重者變黑紫

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盡餘一二次愈矣余記從兒懋園家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爲蛇角矣

神符制鬼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禱雨驅妖何與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書載有二鬼一曰語忘一曰敬遺能使人難產知其名而書之紙則去符或制此二鬼歟夫四

海內外登產孽者殆恒河沙數其天下祇此語忘敬遺二鬼耶抑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語忘敬遺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將周遊奔走而爲厲鬼何其勞如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則生育之時少不生育之緇擾擾千百億萬鬼无所事事靜待人生育而爲厲鬼又何其冗間无用乎或曰難產之故多端語忘敬遺其一也不能必其

爲語忘敬遺亦不能必其非語忘敬遺故名將試勘焉是亦一解矣第以萬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將試勘將至而有鬼將驅之矣將至而非鬼將且空返不竇神矣乎卽神不嫌竇而一符一將是鍊無數之將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諸符共一將則此將雖千手千目亦疲於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諸符特設以无量化身之神供

捕風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趙鹿泉前輩
有一符傳曰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練剛氣之
所畫也試之其驗如響鹿泉非妄語者是則
吾無以測之矣

雷部司茶

俗傳張真人廝役皆鬼神嘗與客對談司茶
者雷神也客不敬歸而震霆隨之幾不免此
齊東語也憶一日與余同陪祀將人而遺其

朝珠向余借余戲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
不遣取真人爲鞮然余在福州使院時老
僕魏成夜夜爲祟擾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
素與天師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應
聲而寂然則狐鬼亦習聞是語也

木畏匠人

奴子王廷佐夜自滄州乘馬歸至常家磚河
馬忽辟易黑闇中見大樹阻去路素所未有

也勒馬旁過此樹四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
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識木工國姓韓姓
從東來見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二
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樑正覓大樹今幸
得於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鋸奔赴之樹倏化
旋風去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木妖畏匠人
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其氣焰足以懼
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神寬直婦

寧津蘇子庚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
收拾成子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
以鎌擲之灑血數滴漬地上方其檢尋所失
婦倚樹忽似昏醉魂爲人縛至一神祠神怒
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抗
十日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
可苦刈甫畢乃爲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

鎌擲之不虞傷大王之使者且使者來住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而旋風復至仍捲其麥爲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曰此不如爲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膚受之愆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婦愬其冤神卽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憤憤君

更謂之何子庚曰仁趾之責人无已時荔田言是

庖中鱉寶

四川藩司張公寶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喜鱉懼一日庖人得巨鱉甫斷其首有小人長四五寸自頸突出繞鱉而走庖人大駭仆地衆救之蘇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剖鱉乃仍在髓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母

時尚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職貢圖中回回
狀帽黃色褶藍色帶紅色鞞黑色皆紋理分
明如繪面目手足亦皆知刻函館師岑生識
之曰此名髓寶生得之剖臂納肉中則啖人
血以生人臂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玉之類
隔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臂納之可
以世世富庖人聞之大懊悔每一念及之自
批其頰外祖母曹太夫人曰據岑師所云是

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財其計多矣何必
剖臂養髓寶庖人終不悟竟自恨而卒

墓上巨人

烏什回部將歿時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
也每日將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潤逾一尺
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
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
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爲備也

或曰回部爲西域向東者面內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爲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

魔餐孽種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禿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見

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台掌問訊是悉何人吏曰諸天魔眾皆以人爲糧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來魔眾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食人如是曉曉卽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无間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

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爲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无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艸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州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哲者柔脆者膏腴者禿

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先爲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齋割烹炮卽化爲烏有業重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于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割剔燔炙无有已時僧問其官无罪乎吏曰故縱者罪均陷于不知則轉生受報癡聾盲啞大抵是人矣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无此慮吏曰不然

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濟人靈山會上
 原有宰官即此四種人亦未嘗无逍遙蓮界
 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
 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即僧告其姪而明心在
 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
 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純以妄語戒也

鬼弄琵琶

滄州瞽者劉君瑞嘗以弦索來往余家言其
 偶有林姓者一日簿暮有人登門來喚曰某

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邀往一試當有厚
 資即促抱琵琶牽其竹杖漁之往約四五里
 至舟畔寒温畢聞主人指揮曰舟中炎熱坐
 岸上奏技吾倚窗聽之可也林利其賞竭力
 彈唱約畧近三鼓指痛咽乾求滴水不可得
 側耳聽之四圍男女雜坐笑語喧囂覺不似
 仕宦家又覺不似在水次輟絃欲起眾怒曰
 何物盲賊敢不聽使令眾手交捶痛不可忍

乃哀乞再奏久之聞人聲漸散猶不敢息忽聞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口尚未出坐亂塚間演投取樹下早涼耶矍然驚問乃其隣人早起販鬻過此也知爲鬼弄狼狽而歸林素多心計號曰林鬼聞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矣

野狐聽經

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

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嘗贈以詩嘗一夜燈下誦經聞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爲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爲聽經來此問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人處誦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爲厚齋公述之厚齋公曰師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矣孤樹憮然者久之

筆尖吐焰

李太白夢筆生花特睡鄉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公負書性耽翰墨稍暇卽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吐焰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復逆捲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馬公畫爲小照余嘗爲題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

子朱出世

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眩瞽覺魂出門外有人掖之登肩輿行數里矣復有肩輿自後追至疾呼且住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輿叩謁文靖公語之曰爾尙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詎可前往揮昇者送歸霍然而醒時年七十四次年舉一子越兩年又舉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揖堂七十八歲時至京師親爲余言

